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八冊

# 補編第八冊目次

若菴集五卷

〔清〕程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一

金閨齋先生集十二卷

〔清〕金敞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九年共學山居刻本

..... 一三〇

蔗尾詩集十五卷（缺四卷）文集二卷

〔清〕鄭方坤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二八七

藍戶部集二十六卷

〔清〕藍千秋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藍士奇刻本

..... 四二〇

若菴集五卷

〔清〕程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若菴集五

卷》提要

若菴集總序

凡孤生之材多自成之而其成之也亦  
特夫草有蔓生者蔓生于附竹有叢生  
者叢生于依而且樹有土生者石生者  
而土生者衆石生者特然成其衆也易  
成其特也難余鄉有程子且碩者少生  
而孤復孤生無弟兄則其成之也豈易  
言哉孩提之童狎于嬉猶夫出土之種  
未老其幹稍長而未知辨其志猶夫枝  
葉而不能達其材所以學焉多不成苟  
成焉必爲材之特而且碩其特者乎所  
著有若庵古文詩詞雜紀共五卷竊謂  
古文少有知者雖知之究非余所知者  
豈非時文之學興則古文之學廢歟嗟

乎水之情趨下人之情趨富貴故材焉者趨制科不材焉者趨古學然則孰有特出之材趨古學乎於是古學皆制科之不材而學焉者也是何異以蠹木朽株爲屋材輪輿之拙工爲大匠且碩生十二歲而孤使不孤則必材於制科而不材於古學而自材之自植之譬石生者無土膏故其材堅挺而于學力也能縱夫拘牽其意見即所謂糾纏其藤葛乎師承其迂腐即所謂根柢其陳言乎則名理晦于積習精思荒於率意文采剥於固陋耳目蔽于凡庸且碩之學力也既能縱故其文亦銳于議論然宋以下之文章議論多因其成說于蘇而且

碩則獨能持論於已不循其章法之舊一變其結構之新真能持論者哉且夫五嶽各有其尊四瀆不相爲水文章千古不一六經皆自爲經此即所謂道大同而有不同者也理至一而至不一者也唯知其大同而始能不同知其至一而始能變化不一故無異同以無變化也有大同則有大變化也而彼之未大同乎蘇者又何足與語變化乎蘇宜其一因成說於蘇雖然詩學與文章異而所以成家則同然余亦惡夫人人之同于杜者此即所謂材之衆者也昔者顏曾思孟皆同學孔子而顏之材也特孟之材亦特顏雖未著書使著書必不同

於孟子之書孟著書故亦不同於孔子之書此謂大同於孔子詩之近體七律難七絕更難而且碩之七絕則可謂大同乎古人而不同者矣其贈余之句有曰南極依依望紫微家山家水莫忘歸那知廿載紅塵裏閑却新安老布衣又曰鬚眉朗爽氣峻嶒一往情深感廢興破帽疲驢黃葉下書生題徧十三陵康熙辛丑清和月

同里弟宋和頓首拜撰



總序

四

文無定則縱橫變化不可以一律繩也而可以一律繩者曰不詭於道而已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本乎性情者也而性情之所極則文生焉文生於性情則雅則潔而離於性情則鄙則雜太史公曰擇其言尤雅者雖為五帝本紀言之而非止為五帝本紀言之也一部史記槩於是矣惟雅則潔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則潔之一字誠可以蔽史記矣何昔之人猶病其剽裂尚書左傳國策及荀卿屈賈諸子之言雜於其間謂潔之一字而太史公尚未之盡也甚矣潔之難言也韓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陳言謂何鄙雜之言詭乎道者也又曰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醇則不詭乎道不詭乎道則氣之虛憍歛昏亂除而文之所至皆浩然之氣充之矣惟其本浩然之氣充之雖極其肆而莫可端倪不得謂之不雅不潔要而論之渾渾噩噩如巨海之包涵百川即去太史公猶有間焉然而不詭乎道矣若柳若歐若王若蘇皆無鄙雜之病而南豐本諸六籍湛深謹嚴其于道也為尤近迄於今大雅淪亡卑陋支離不可問矣自艾東鄉魏寧都雷涇陽侯商丘後幾見有人

李文序

一

能通經博古而於唐宋諸家深知而篤好之因溯  
源於太史公者哉歲戊子秋若菴程子過我潛虬  
室出其所爲論序記傳相質披而讀之或雄奧如  
韓或精悍如柳或道逸如歐不禁作而歎曰吾嘗  
以之求天下士矣而未易得其人也昔茅歸安嘗  
稱昌黎於舉世輩贖中而欲獨以黃鐘大呂鏗鉤  
其間吾竊有志焉而未逮今乃得之若菴哉嗣是  
與交游論文輒稱若菴不置或疑問焉予曰其爲  
文也雅而不鄙潔而不雜蓋其通經博古得力於  
唐宋諸家深矣夫人惟虛憍之氣未斂則好異求

李文序

二

奇背周行而馳峻坂鼻祖揚雄太玄務以艱澁恠  
誕爲工抑惟昏亂之氣未除則學不知根據六籍  
稗官小說方言俚諺無所不入若此爲文皆詭於  
道而非生乎性情者也吾以是知若菴之去人遠  
也予與若菴不相見一年矣今年冬復過我讀其  
近作豪蕩奔放感慨沈鬱浩浩渙渙其氣彌加雄  
焉而一本諸靜細之心出之吾於是益信醇焉後  
肆爲昌黎深造有得之言而非詭乎道者所能知  
也若菴乃能如是則吾稱之而不置也豈無所見  
而漫云然乎哉若菴年甚富從此勉勉不怠由唐

宋諸家而溯源於太史公務陳言之盡去無一而  
不出於雅且潔焉則繼東鄉寧都數君子後者舍  
若菴其誰與歸淮南李驊西駿撰

李文序

三

今之所謂立言者大都有所倚言有所倚於人即不可與垂遠况倚于遷固必不能如遷固倚於顏謝必不能如顏謝倚於韓柳歐蘇必不能如韓柳歐蘇而徒尋聲肖影庸附踵隨自以為近似其人當世亦曰近似其人宜乎立言者之日遠于古也陸平原有云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於未振又曰雖杼袖於子懷怵他人之我先蓋惡乎言之倚於古者不克見己性也唯韓子憂憂乎陳言之務去故其先惟百出亘萬古日新而不可磨滅程子若菴少帖囀於制舉之文踴脊不得志尋棄去益窮吳文序

一

蒐於諸子百家之間以求振拔於儕俗故其為詩若文不屑屑規撫古人而標新創設多為古之立言者未經道今讀其集若范增張良諸史論及游覽諸什識力既超修詞溫雅亦可謂勇自樹立言不苟同者矣夫衆人濡首宴樂君子游息高明若菴處廣陵繁會之場交游酬酢外廼樂與幽人畸士把酒論文於春秋佳日有足多焉者聞余有蕭門之游詣余叙別袖文若詩各一帙索為序余藉之以充橐每當車殆馬煩之時出一再讀頓長余渡河登岱之氣抵都城三月廼書數言歸之以叙

若菴之集能益人神智如此至其文采葩流窮極要妙則吾未能竟其涯涘也良齋吳贈泰

吳文序

二



若菴集總目

第一卷

文

第二卷

古今詩

第三卷

詩餘

第四卷

停驂隨筆

第五卷

若菴集

總目

春帆紀程

若菴集第一卷目錄

文

西軒賦

煎茶賦

鵝笑園詩集序

宋介三文集序

曹偶然山人詩集序

杜誰堂造車圖序

環翠軒外集粹言序

西軒納涼倡和詩序

若菴集

卷一 目錄

范增論

張良論

四皓論

張衡三表姪三十序

巴桐友表兄四十序

張孺修表兄五十序

樽老人六十壽序

方樸士先生八十壽序

曹庭士傳

百五老人傳

渡江記

逐猫說

馬說

自題知苗閣

陳阜東東省圖贊

跋周蓮峰夢游五嶽圖後

若菴集

卷一

目錄

若菴集卷第一

文

西軒賦

江南 程庭



花月維揚之地夙號繁華歌吹竹西之場時稱佳麗簫聲一縷掩抑於廿四橋頭明月二分徘徊於無雙亭側望中楊柳風流天子之堤壁上龍蛇文章太守之筆然而思古人兮不見追往跡兮徒荒斜出玉鈎惟餘衰草樓經文選止挂殘陽芍藥名廳莫覩芳華之魄梅花作嶺空傳冰雪之香至若門盡銅街居延繡陌蝶繞不愚花龍屈戌望王根之邸第則翡翠千重窺石尉之園亭則珊瑚七尺珠簾與粉黛爭輝繡障共芙蓉一色咸淦綠以溶金爰鐘鳴而鼎食無何而煙銷響絕物換星移白楊易老紅粉成灰前度劉郎桃花在否重來燕子亭館都非惟古今之同慨將俯仰其焉依於是雉堞之下草堂之偏畢茲東作葺我西軒不雕不藻非室非園楊子幼之田南山頓足起舞陶元亮之還粟里容膝爲安老樹以庭空而得細草以地僻而全幽竹疎而益韻峯石瘦而增妍入斯軒也致足樂焉爾乃春日暉暉百卉爭菲攬堦蘭與砌草

映嫩綠於鬢眉及其玉露溥溥金風瑟瑟冷艷霜  
紅蕭森氣白招爽籟兮引井上之梧桐發清音兮  
吟堦前之蟋蟀又若霜風肅肅瓊華飛六橫鐵幹  
於疎櫺綻一枝之冷玉至如炎威礫石芒火流霞  
窓楞北啟曦影西斜科頭揮法暢之塵尾企足彈  
仁祖之琵琶斯四時之景足以徜徉而一軒之內  
容我疎狂豈必羨夫漢帝宮中黃金作屋廬家堂  
上玳瑁爲梁也哉當夫素月窺人停雲依樹茗汁  
方融爐香初炷隱几以優游倚匡床而箕踞乃  
拂烏絲抽素毫而作歌曰維茲西軒靜且閒兮門

若菴集

卷一

二

煎茶賦

若乃逶迤竹徑繚繞桐廊一椽老屋半畝方塘中  
有人焉沉酣經史嘯傲羲皇抱長卿之渴病縱嗣  
宗之清狂乃命童子戒園丁芟敗葉拂輕塵爰鑽  
榆柳之燧旋支折足之鐺古鼎生煙土花凝碧活  
火融光松風削日望丹霞兮如珠映紅樓兮一色  
爾乃岷泉甘冽惠水澄泓貯茲豕腹汲以銅瓶涵

晶晶兮波光素瀉瀲灩兮秋露清蝦鬚細拂蟹眼  
圓成旣而煙嵐鬱勃風濤奔騰鏦鏦然若金戈之  
揮鐵騎裊裊乎如海岫之出春雲於是啟斜封之  
絹壁簌葉之囊選茲上品取厥頭綱玩龍團之瑰  
麗兮如珪如璋摘雀舌之纖鬆兮一旗一槍春蘭  
遜此青蔥色秋月含茲冷艷光質輕清兮蓮共味  
品孤潔兮梅爭長至若雲葉斯投流霞初熟虛室  
生春牙籤映綠靜而下帷霏霏郁郁恍接帝子於  
芳洲來美人於空谷於是主人慷慨座客粗豪試  
王郎之水厄逞坡仙之老饕盧生七椀顏子一瓢

若菴集

卷一

三

鷄筴園詩集序

鷄筴園集者余族兄奇玉之所作也兄自丙午舉  
於鄉初授潛山學博當是時兵革方熄人士力學  
者無幾兄獎勸具備而學校以興越八年擢山右  
鄉寧縣令多惠政大著聲跡獨其才高識大恆不  
樂與流俗齟齬相周旋故每對上官侃侃謬謬議

有不合者輒赤頰大聲目光炯炯不肯稍徇以是  
上官嫉之欲中傷以事而搜索不可得卒以賦詩  
飲酒罪之遂去職僑居廣陵絕口不復言仕宦事  
嘗偕二三知己竹冠野服嘯歌於平山蜀岡之間  
自其服官以及家居其間所歷山川景物之閱奇  
民風土俗之醇薄與夫林泉花鳥凡有以觸乎情  
而怡乎志者莫不發之於詩歌顧未嘗輕出示人  
是以棄世於今十有餘年莫知其有詩存焉歲丁  
亥長君國士捧遺集以示余余讀竟不禁慙然而  
歎曰天下事亦何常之有哉在幸與不幸耳今夫  
昂昂然於廟堂之上者率多柔聲媚骨窳穽脂韋  
隨俗浮沉臨事不必其果決也摸稜斯得之事君  
不必其蹇直也承順則得之故能驟致顯達歷抵  
卿相匪僅榮其身且及其子孫出則擁長旄張大  
纛入則妖童嬖女爭妍取憐舉所以娛心意悅耳  
目者雜羅於前而海內之士間得其一歌一詠片  
言寸楮羣相與揄揚之登諸選集藉以光榮何其  
幸歟而余兄以激昂奇偉之材貞志砥節潔修好  
古以不能工逢迎營進取遭逢不偶見斥於俗吏  
迨拂袖歸閉門握管詩則益多而益工兄固不求

若菴集

卷一 文

四

人知而海內亦鮮有能知之者假令其輪囷結轡  
傲兀不平之氣少自剗削以習於時安在其不烜  
赫於當時而名成於後世也哉乃位之不顯并其  
詩之不傳茲非其不幸歟雖然毀譽或出一時之  
阿私而美惡難掩百世之定論古人高趣博學不  
屑於折腰躬耕樂道吟嘯自如迄今莫不愛其詩  
而慕其爲人吾意當時之人即有能愛之慕之者  
亦未必如後世若斯之甚然則今海內士所爭相  
與揄揚而登選集者不適足資異日之覆瓿焉而  
已哉此其幸與不幸爲何如也是集也國士其善  
藏之慎毋憂夫而翁之詩之不終傳也

若菴集

卷一 文

五

宋介三文集序

山而嶽士而官一也山以嶽而尊士得官而貴山  
可嶽嶽之士可官官之宜乎舍嶽無佳山舍官無  
名士矣然嶽之外何無山官之外何無人吾烏乎  
見之吾於吾新安見之新安有黃山焉黃山之峯  
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秀者也黃也非嶽也  
新安有宋子焉宋子之文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  
而不秀者也宋也不官也而山之有黃士之有宋  
夫豈必嶽而後尊必官而始貴哉是不得以不嶽

不官而遽掩其爲黃與宋也爲黃若宋者亦未嘗以不徽不官而少貶其爲黃與宋也嗚呼黃之不徽宋之不官徽乎官乎論世者其知之乎知之而後可以讀宋子介三之文知之而後可以識宋子介三之爲人

曹偶然山人詩集序

夫士生天地間所處境固有貧賤富貴之不同也惟不安於所遇居恒或憤懣而不平或洪忍以自屈間一發於詩歌強爲怡悅其行間紙上非頌禱諛詞即怨尤誹語令人展卷感額苦之曹山人少

若菴集

卷一

六

居宣城嘗從粹齋街南諸名宿游頗有所得繼來廣陵遭時不偶行年五十孑然孤處欲求一啼饑之妻號寒之子亦復不可得是皆人情所不能堪而山人處之恬如也然且雅耽吟咏哀集成帙一旦出以示余余畧覽數章即大駭異因快讀終卷其旨高其調遠詼諧而不怨蒼勁而不諛非有所主於中而善養其氣者曷能有此山人勉乎哉余與山人交有年今始識其能詩且喜其詩之不涉夫俗情也爲之序

杜誰堂造車圖像序

客有覽誰堂造車圖卷而疑之謂余曰異哉杜子舉天地之大其間足以寄情怡志者亦夥矣矧君子當務其大且遠者此微者車也顧經營之而托諸圖畫焉然則杜子之意何居余曰有說焉余嘗聞車之制蓋圓以象天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二十八橈以象列星奏鸞和之鳴脩四時之運故君子觀軛軌之用而知敦信守護輪之銘而思愛民車之爲義不亦大哉昔奚仲作車方圓曲直悉中規矩鉤繩故機捉相得成器堅固而後能引重以致遠是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人君之所以爲治也周旋折旋進禮退義儒者之所以爲學也夫造之者特技云乎哉道在是矣杜子之尊人作軍清白不名一錢杜子少時惟銳志攻鉛槧無少怠問若結騎聯駟熏灼爲豪有杜子乎未聞也又如挾輶擊轂佻達成風有杜子乎未聞也洎其尊人沒宦橐蕭然一樣僅蔽風雨而門不容車巷無投執世罕有能知之者然杜子獨守其先人故轍未嘗稍敢踰越以故貧益甚懸車數十年閉戶潛修蓋欲步武高曾審質之陰陽調材於中正將以希聖賢爲一途合古今無殊軌杜子之用心誠非

若菴集

卷一

七

淺焉者至其爲詩清逸出塵篆印及八分書直追  
踪秦漢是不過出其一幅一棹之餘技已足爲海  
內艷賞之不置况舉其大且遠者哉世之欲求杜  
子者當朱其穀蒲其輪俾其攬轡而登則經濟必  
大有可觀者客笑曰子言是也盍以序其圖乎爰  
爲之序

環翠軒外集粹言序

間嘗論爲士者俯首攻鉛槧咀時藝而外固不  
廢六經四子之書乃遂自稱於世曰儒儒豈若是  
其小哉亦淺之乎視聖人之學矣儒也者適天地

若菴集

卷一文

八

人之謂也知天地而不知人則謂之伎猶不得以  
儒稱所謂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儒者之職也故凡  
在天而日月星辰雷霆風雨雲露霜雪陰陽四時  
在地而湖海江河山嶽關塞九州四極鳥獸禽魚  
昆蟲草木在人則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彝倫禮樂射御書數之游藝以及性命精微一貫  
授受之宗旨爲儒者孰不當卽物以窮其理因故  
而知其新以求無愧夫聖人之徒也哉自文武周  
公孔子孟軻而後聖道不得其傳遭秦之暴又從  
而坑之焚之文獻無足徵故漢之學者語焉而不

精雜然而不純浸淫而佛老二氏之說興矣典午  
之世君臣陵夷遷播相與援引虛無托諸清談以  
釋其憂深無聊之思遂使二氏之教卓然與聖人  
之道鼎足而立於天下迨至承譌襲謬忘失其本  
源爭尚詭異至有夸佛門爲廣大老氏爲玄妙獨  
於聖人之道無稱焉豈不大謬哉而不知吾夫子  
之道至大天下且莫能容彼所稱清靜寂滅者無  
不囊括於聖道之中在吾儒非不知也不行耳非  
不能也不爲耳方子朴士所著粹言一書闡明聖  
門存誠去欲之微義旁及佛氏之不生不滅老子  
之有名無名要之造極詣化悉一歸乎樂天知命  
無入而不自得之境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能  
一窺其奧竅哉如方子者庶幾有吾儒之風者歟

西軒納涼唱和詩序

丁亥夏余於草堂之西新構數椽以避暑因頗之  
曰西軒閒作西軒納涼絕句二十咏蔣靜軒陳阜  
東汪海樵家諒菴愛而和之人各二十首遂得百  
咏聚錄成帙時把玩焉客見而問余曰夫四子者  
之詩何如余曰皆善也爾乃金樽浮蟻璧月窺簾  
燕姬侍側錦瑟依前歌喉宛轉舞影踰躑惟海樵

若菴集

卷一文

九

之佳什堪譜入於管絃至若千山蒼翠一色江天  
扶花瑟瑟清露涓涓調峯默笛擾龍眠爾時之  
歌其歌靜軒當夫疎影橫窓暗香襲戶雪乳茶融  
冷光墨吐經史盈床琴樽在御擘柿蒂之綾箋寫  
涼菴之麗句又或傑閣凌空銅盤浥露漢水奔流  
鄴臺高踞長嘯振衣掀髯起舞歌阜東之雄詞將  
乘風而歸去是四子之詩氣味各有所近而吟咏  
亦各有所宜耳然則子之詩將若何余曰嘻余曷  
足以言詩哉比之諒菴而清新淡宕不及之方以  
靜軒而瀟灑曠達弗若也無風流蘊藉之體致磊  
落莽兀之襟期未能與海樵阜東同日而語矣然  
誦余之詩者宜濁醪宜苦茗宜僧樓驛舍冷雨淒  
風偏能于寂寥之鄉益增人以無可奈何之思而  
已

范增論

蘇子論范增去羽惜其不早謂當在殺卿子冠軍  
之時何待至陳平踈間之後程子曰論固高矣然  
終未得增之情也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乃求楚懷  
王孫心而立之固增之謀也當其時章邯大破餘  
樊君秦勢方熾秦項勝負未可知而諸將新附者

若菴集

卷一文

二

若菴集

卷一文

二

又慮無以結其心而俾其終不我畔薛之會項氏  
蓋皇皇然也故謀立楚後以從民望增實爲項氏  
固其根本非欲爲楚圖恢復計也譬如田獵者欲  
獲禽則必先調鷹犬然後得肆志於平原曠莽  
之間義帝者項氏之鷹犬也增意顧如是也是義  
帝之存亡豈足爲增之榮辱也哉況義帝之被弑  
卿子冠軍之見殺也吾謂增實與有謀焉何則以  
彼牧羊豎子一旦而尊之諸侯之上伊誰之力歟  
蓋項氏之功也而增之功尤不可泯者也奈何以  
定陶之戰項梁甫死義帝遂并項羽軍自將之且  
以宋義一言偶中遽置以爲上將軍使羽爲次將  
增爲末將悉屬於義斯時爲羽與增者其何以堪  
此矧使之量智較功而增與羽又豈出義之下哉  
此固羽所切齒而增亦必不能忘情者噫伐善施  
勞賢者猶恐不能免而謂增能之乎義帝之殺機  
於此乎萌矣迨卿子冠軍率諸侯兵救趙爲增與  
羽者方拭目待之謂必有奇謀偉畧出自己所不  
可及者始得驟居已上乃徒逗遛不進引承敵一  
言以爲辭誠無能爲者也而且逞其驕態以凌於  
人至所謂如虎如羊者非辱羽而何嗚呼英雄如

羽能使久居人下而甘受鄙夫之辱耶羽且辱矣而爲增者寧有不爲之寒心也耶故羽之殺卿子冠軍增成之也必矣且鴻門之宴增勸羽殺沛公其時義帝尚存使增而誠爲義帝臣也則當請於義帝而殺之不請則謂之擅殺夫旣勸羽操擅殺之權何獨施於沛公則可施于卿子冠軍則不可耶當楚勢方弱不得不立義帝以敵秦秦業旣亡又不欲留義帝以撓楚此則增之情也亦曷嘗與義帝同禍福哉及義帝亡而天心屬漢智如陳平謀如張良用兵如韓信此數子者並力而圖大事若菴集

卷一文

三

何患無成惟增孑然孤立力竭智窮未嘗不追歎鴻門之計不得用方幸有榮陽之困庶幾一舉而殲之乃不意啗啞叱咤之主復墮其術中頓興疑忌之心重蹈鴻門之故轍此漢楚之興亡於以大定不去何爲嗟乎士君子懷抱利器擇主以立功名遇合之難古今同慨也若乃不得其人而輔之事不成致憂憤而去與夫得其主而事之旣成而受誅夷以死者其情一耳然則增之去也以視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汙信越之族也不亦同其一轍哉

張良論

史載韓人張良爲韓報讐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後佐漢高帝滅秦楚定天下謂韓讐已報功成不居謝病辟穀欲從赤松子游後世儒者稱之程子曰良韓臣也秦韓讐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其爲報之也固宜然觀良之跡抑何其薄視韓耶夫旣薄視之而謂其爲之報讐也則吾不信秦之興非有積德累功徒以虎狼之威僥倖而一統四海又不思施仁政以安反側之心而乃侈宮室徙豪傑行封禪求神仙傲慢無忌視天下無一足齒之人此有志之士莫不撫膺長歎思有以報之而後快沙中一擊良蓋欲刷六國之恥泄志士之憤成千古之義舉而取快於天下耳豈沾沾爲韓哉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從良之說也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成將千餘人西畧韓地當是時爲良計之旣謂成也賢則宜爲成也輔不爲成也輔亦宜不說梁也立矣何以良獨引兵從沛公入關而令成孤守陽翟且嘗爲沛公計之周而謀之屢兵以重寶啗秦將從而擊之遂大破秦軍諫沛公還軍霸上固要項伯以解鴻門之急及沛公爲漢王



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悉以獻項伯使爲沛公求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襄中進燒絕棧道計情戀戀不忍別其所以不入漢而復歸韓者以有韓王成在未遽便舍此就彼取天下不美之名此時成適足爲良贅瘤耳故歸韓又卽爲漢說項王北擊齊無西憂漢心於是項王怒良從漢致運怒於韓王成不遣之國繼而殺之嗚呼羽殺之歟羽以良故殺之是良殺之也吾意良斯時竊私心幸焉以爲韓旣亡身無以歸持此可謝過天下得以飄然遂其歸漢之志矣不然何以成之立也良

若菴集

卷一文

古

輔而韓未必不可以興卽不然或使成保其腰領守其尺土他日得與良同拜颺漢庭共受河山帶礪之盟亦無不可也胡爲中道而捐之然則良之意何居蓋良固五世相韓而韓德誠不可忘及與漢高會於留諫行言聽是一大可與其功名者故又不能舍漢而去斯二者交錯於中無可如何而乃說項梁立成聊塞責也迨漢有天下良立功最多良曷嘗遽忘功名哉以彼豁達大度之主其實猜忌寡恩而良已預窺之深矣不得已而托跡於辟穀引韓藉口謂韓讐旣報已遂本懷使得終忘情於世外之客卿其心苦矣後之蕭樊囚繫韓彭蒞醢以視良之超然無恙豈非其稱爲韓之明效哉吾故曰良非誠於爲韓者也若良者殆巧於立名而善于全身者乎

若菴集

卷一文

古

四皓論

古豪傑之士出處之間非苟然也方其處也素行夙望足以使英明雄略之主愛之慕之而莫能輕致之及其一出也能以片言立談間頓挽旣去之君心別嫡庶之大義父子夫婦之恩誼因以全鼎祚數百載之根柢始克固此其人之功略豈在運